



童年的庭院

王光龙

庭前枣花落，一簇簇，似蜻蜓脱翅，垂柳飘絮，百谷成熟之时青蝗齐飞。这是一棵安静的枣树，茕茕孑立，像是东坡的竹杖斜靠在庭院墙脚。

午后宁静，阳光慵懒，一只花猫躺在门槛上小憩。这个庭院，小得精致，一条三步宽的石子路连通前后两间茅舍，长不过十步，前屋的影子直接斜切到后屋门槛上，黑白分明。院子一边是枣树，另一边是鸡舍，不过关的是白鹅。

七八岁的你趴在木窗上盯着这棵枣树，你没有想到这棵枣树这么高，又这么的清瘦。光溜溜的躯干高过屋脊，佝偻，少枝丫，被光影遮蔽的地方不长果叶，你仰面，一朵蘑菇云一样的树穗撑在院子上空，亭亭如盖。风很淡，很轻，很柔软。高高在上的枣树看不到窗下的你，只有风声，和鹅鸣才注意到你，枣树向往的是院子外的天空，你有时候觉得它是这个院子里的忧郁者。

这是大姑家的院子，你的童年大部分是在这乡野之间度过的，譬如这个庭院，小的如核桃上的镂空雕刻，但也足够装得下你小小的梦。

那个傍晚，你决定去看看这棵枣树。枣树比你腰肢粗壮，你未出生时，它就站在这里，风侵雨蚀，树皮沟壑纵横。你站在树下，看见了几颗青枣，玛瑙色，小型橄榄球形，风铃下的册页一样，悬在树上，欲坠未坠。你完全失去了食欲，这和你之前在刺藤窠里找到的一株野生枣树果实相差无几。野枣干瘪而有涩味，这棵院子里的枣树结出的竟然也是这样的果实。你猜想，这棵枣树是否也曾从荆棘中移种于此？就像这里的草屋，这里的乡民，他们生在这片泥土地上，模样里有大地的本色，安土重迁。

不过，你后来才知道，枣不是用来食用的，农人需要的是它的躯干，打造农具和家具，作为嫁妆或家用。

那时，小表姐还未出嫁，你相信这棵枣树是大姑留给她的。此时，她正坐在屋檐下，捧着一本砖块厚的书，是古龙的武侠江湖，密密麻麻，如蚊的字体。你对这些不感兴趣，你跑

到她的房间里，把一个臃肿的蛇皮袋拖到院子，哗啦啦地倒了出来，阳光下，腾起一股灰尘。这是她念中专的旧书。你喜欢翻书，这些故纸堆里，能让人有涉猎的趣味。尤其是重读沈复《浮生六记·闲情记趣》，文中“夏蚊成雷，私拟作，群鹤舞空。心之所向，则或干或百果然鹤也。”读来亲切如昔。你的童年，乡间林木成荫，夏蚊如沙，扑面而来，驱之不散。你便折槐树枝，曲成圆圈，系紧。取屋檐下蜘蛛网作面，捕捉蚊子取乐。夜色如墨凝滞，捕蚊之乐也渐渐倦了怠了。你独坐门前，烛未点，等着在田间劳作未归的父母。蚊拍放在脚边，淹没于厚重的夜色中，夏蚊依旧嗡嗡然，如惊雷藏匿于苍穹。

好在，还有这些旧书，几乎陪伴了你的整个童年。

父母为了饮食，沾满田野气味的双手无法给你提供课本以外的书籍，只有在大姑家，翻阅小表姐的书，在院子里，才是难得的惬意时光。许多书页发黄，页脚卷曲甚至缺失，还有一股很刺鼻的霉味，间或有两三个蠹虫从书堆里爬出，没走多远，就被小花猫用爪子一把按住，动弹不得。小花猫也是爱书的生灵，她蜷缩在小表姐的脚下，企图取得亲昵。当它看见你把一堆书抖出来的时候，它腾空而起，却在书山之间撒欢。

在这样的下午，你把一本書摊平，晾晒，像是唐僧师徒在石上晒经书。然后一个人靠在院墙旁翻阅，直到日光渐冷，傍晚逼近，鹅叫长鸣不歇。

小表姐合上书本，取出屋檐下的长篙，打开鸡舍的门，放出鹅。小表姐是要把它们赶到田野里去觅食。

大姑每年都会给你家五六只鹅，总是你去放养。童年的你养鹅为伴，在荒坡上，在漠漠水田旁，还有三五小伙伴，朝暮两时同去同归，嬉笑打闹。母鹅温顺低首食草，公鹅好斗，见移动的人与物，便伸长脖颈俯身攻击，不问结果，就引吭高鸣而归，一副胜利者的姿态。或许如此，沈复《浮生六记》才提到有百姓“养鹅为号，以防海盗。”这也算是顺应了它的习性。

你有些不情愿，年幼的你斗不过这些白毛红掌“曲项向天歌”的优越者。小表姐不勉强你，把那本厚厚的红漆书抱在怀里，赶着鹅出去了。

门“吱呀”一声关上了。庭院内，顿时寂静。你感到一阵风，飒飒然，在庭院里来回荡漾。鸡舍上的枯黄芦苇呼呼作响，那棵枣树树叶动了一下，你分明听到它在叹息。枣树摆了摆手，便又掉下几枚枣叶，飘飘然，像是季节里的脱发。

整个庭院，渐渐暮色四合。

王光龙，写散文、小说。公开出版书籍两部。

草药香气满山坡

毕瑾

历经冬、春两个季节，到了六七月份，大山又像变魔术似的，悬下一张无边无尽的绿色帐幔。此时的山林、土坡、沟壑，处处弥漫着清清淡淡的草药香。站在我家门口，半山就在眼前，草药的香气阵阵袭来。

草药的香气弥漫开来时，地面升腾起层层热浪，踩田打草的叔伯们披星戴月，在田间忙碌。父亲则像赶仪式一样，隔几日便在大瓷盆里用开水泡上一扎晒干了的香薷，看着我们姐弟仨轮流喝下肚；我们喝青菜汤时，会发现汤里多了几根鱼腥草；平素味道淡淡的白米粥，多了股甜中带涩的玉竹味；有时，我们还要啃一根蒸熟后特像剥了皮的红芋，握在手里黏糊糊的天冬……父亲常常捧着一本边角起毛的红壳医学书，那些玩意都是他“照葫芦画瓢”的解暑养气秘方。那几年中，别家的小孩子常有中暑的，但我们姐弟仨任凭在太阳底下怎么晒，都没中过招。

我们的胆子越来越肥，去后山上砍下一两根和我们胳膊一般粗的毛竹做成剑，或是将父亲砍回家准备窖种茯苓天麻用的树杈修成长刀，顶着烈日在稻场上“哼、哈、嚯”，之后又是满身泥水、哭哭啼啼。母亲嫌我们太聒噪、烦人，但又没有好法子，便要父亲修理我们。

父亲也不说话，到了午后，让我们仨站好，一人发了一个包裹，包裹上捆扎着一个卷好的蛇皮袋，吊了个洋瓷碗，又让我们换了一身粗布衫。“跟我们到长岭岗上去。”父亲说。

长岭岗是个很远的地方，和我们村中隔了一个村、两座山。我们仨害怕极了，开始各种揣测。难道要我们去那里捡松子？可那是冬季的活儿。难道如母亲所说，早晚将我们仨卖掉一个？会卖掉谁？小弟突然大哭起来，“我听话我听话，不要卖我……”母亲见状，噗嗤笑了，“带你们去长岭岗采野荆芥。”

“那是什么？”

“一种草药。”

虽然我们的肚子里也装了不少父亲熬制的草药汤，但实地采药还是头一回。我们兴奋得哇哇直叫。父亲大步走在前面，头也不回。

父亲回头的时候，长岭岗到了。“哇！这就是野荆芥么？”眼前茫茫一片野草，跟我们差不多高，开着粉红的小碎花，我跑向父亲，希望得到父亲的确认。“嗯。尽量采开花的，你们抓住杆中间扯，把泥土抖干净，一扎扎摆齐。”父亲背对烈阳，歪着腰做示范。

我开始“扫荡式”圈采，直到把身边所有粗杆采完为止。小弟则挤在一旁，照着我的样子，从杂草中辨出野荆芥，两手抓紧，后倾着腰身，扯一棵，放一棵，再扯一棵，再放一棵，用力过猛时会一屁股坐塌一方草。大弟弟则一个劲地往前赶，身子没在花草中，只露出半个

头。父亲和母亲各自拿着一把洋剪子，从根部“咔嚓”一声剪断，一会儿的功夫就各采了一大捆。母亲总是不停歇地扯着嗓子喊：“小心脚下石子，小心茅草刺，别滚到坡下去了……”

“妈——妈——”不知是被母亲的声音吓到了，还是刚好踩空，大弟弟真的滚下了坡。父亲朝坡下大步飞奔，我们撵在身后，大弟弟的哭声在前方的草丛里呜呜地响。父亲将他抱到涧水边时，他的膝盖上细长的口子正流着血。父亲赶紧拿出毛巾在清水里洗了洗，擦净血迹，又奔向坡沟边，不一会儿，他又回来了，手上拿了一把“青草”。父亲将青草在水中快速摆了摆，放在水边的一块光滑石头上，从水中抓起另一块石头将青草捶成泥团状，轻轻敷在大弟弟的膝盖上。弟弟的膝盖不流血了。

“这是什么呀？”我好奇地问。

“破细粑，药名断血流，伤口出血时，敷上这个可以止血。”母亲抢着说，几年前她在骆驼尖采药时刀子划破了手，过路的父亲就是用这个止血的，那是他们初次相遇。

从那年开始，我们姐弟仨开始痴迷于那些花草，能辨认出很多种药材，开着紫色喇叭花的桔梗、长着心形叶片的马蹄香、阳坡上疯长的草衣家族马齿苋、隐在石缝阴凉之处的灵芝菇，还有父亲常说的苍巴菀（学名“石菖蒲”，根茎入药，可醒神、理气、活血、散风、利湿），我们都采过。我们的小手上、衣服上，甚至发梢间，常常染着一股很好闻的香气，似是山坡上的香气也跟我们回了家。

村里的其他孩子也开始采药材，大人们的身影也出现在山坡上、沟洼里。我们采来一批批草药，换来冰棒、西瓜、糖果、方便面，还有我的蝴蝶发卡，弟弟的那双红边白球鞋也是我们用药草换来的，他穿着白得耀眼的鞋子在山坡上奔跑，远远看去，像极了一棵青涩、蓬勃的植物。

毕瑾，本报副刊编辑，现居安庆。

